

大行

于禁斬緝魏書

于禁字文則漢獻帝時為偏將軍冀州平昌緝復叛遣禁征之
禁急進攻緝緝與禁有舊請禁降緝將皆以為緝已降當送請
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平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緝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緝訣謂緝而斬之是
時操軍厚于開而歎曰緝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也益重禁

滿寵魏書

滿寵字伯寧漢獻帝時曹操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
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果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
曰洪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
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荀彧少府孔融

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
若罪不明必大夫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該
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楊沛魏書

楊沛字孔渠漢獻帝時曹操輔政轉為護羌都尉馬超反大軍
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曹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
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
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自知汝
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撻之而逸得去衣憤皆裂壞
自訴於操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

高柔奏請書者魏書

高柔字文惠魏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請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覆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司馬芝決獄 魏書

司馬芝字季華文帝時為河南尹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間神繁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軌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少黃門吳達詣臣請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德若不得已

事是也此乃卿奏詔之意何謝之有

武侯被殺 魏書

諸葛亮字孔明蜀後主建興元年封武侯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當出肅而流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震震諸葛亮征張郃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遂殺謖以謝眾亮為之流涕自臨祭之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殺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

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孫策斬逃 吳書

孫策字伯堅漢獻帝時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
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時袁術喬縶張勳皆傾心敬焉袁術常
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
內廡策指使人就斬之詎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
為謝也由是軍士益畏之

呂範典財 吳書

呂範字子衡孫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
向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
功曹周谷 魏書為傳著簿書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純

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劉頌詳平 晉書

劉頌字子雅晉武帝時守廷尉時尚書令尹亮寔非罪下獄詔
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寔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
為詳平

苟晞義殺弟 晉書

苟晞字道將晉惠帝時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練
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因欲
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
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
如此

張興世止吹鼓角 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孝武時補南中郎參軍督護明帝即位進龍驤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仲子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警之曰此是天子鼓角田舍公所吹

李安人斬盜 南史

李安人宋明帝時為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後又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惡盜緝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飲於軍府皆震服

游肇不從降怨 北史

游肇不從降怨 北史

趙綽據法 北史

趙綽字士倬性質直剛毅宣帝時隋文帝為北周丞相時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文帝為大司馬處法下允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斬見禮重上以法賊禁將重若法然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然之時故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衣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宣嘗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蓋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

謂曰卿惜辛實而不自惜也命高頓將下斬之綽曰陛下寧可
殺臣不可殺辛實至朝堂解衣將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
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特上禁行惡
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
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毀葬者執則置之天子之
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柳或復切諫
止

周搖質直

周搖字世安周閔帝時為晉州總管時隋文為定州總管
搖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

不敢執費又五臣也得効於其質直如此文帝
每嘉之

劉行本駁元肇坐

此史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為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時雍州別駕
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
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法行彼一年劉行本駁之曰律
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甘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
入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源師執法

此史

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以吏事自許隋煬帝時拜
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
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從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

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趙綽執法一心 事文類聚

趙綽隋煬帝時為少卿時刑侍辛面嘗衣緋棍上以為厭盡將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上怒將斬之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遂上入良久乃釋之賜物三百段

李素立諫論 唐書

李素立唐高祖武德初擢監察御史一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犯法則人無以措手是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轅下先棄刑書乎嘉納由是恩顧特異

李乾祐執法 唐書

李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邴令表仁執私殺門

斷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
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一則民無所措手是帝意
錄是免死

段志玄拒使 唐書

段志玄事唐太宗為驍騎大將軍德皇后薨與宇文士及勅
真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干所士及披尸內使志玄拒
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
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戴胄議刑 唐書

戴胄字玄胤時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甚
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
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不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

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湯劑飲食舟舩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心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任彞固執帝將可曹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朕不得獨死絲是與校尉皆免

戴胄執法 唐書

戴胄字玄胤唐太宗命為大理少卿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以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以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降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義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

狄仁傑平怨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遷大理丞歲中斷獄萬七千人稱平怨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古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罪貶陵賴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王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相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狄仁傑斥惡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立者不也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郡臣戒本立抵罪由

是朝庭肅然

劉蕝器劾還妾 唐書

劉蕝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為妾蕝器
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蕝器曰法為天下懸
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絲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
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
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詔可

馬懷素字法 唐書

馬懷素字惟白唐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
忠為張易之稱譎嶺表大德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
之繼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
追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餓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點

諫樂布奏事天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輕
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
後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

裴懷古理免 唐書

裴懷古唐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
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折不聽因曰陛下
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
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杜景佺擢職 唐書

杜景佺唐武后時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
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候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陞元方
獲負外郎侯誅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特報元方大

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交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
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
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權鳳閣舍人

宋璟請按月將罪 唐書

宋璟唐中宗時遷黃門侍郎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
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韋巾出側門
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
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
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袁從一縛奴送獄 唐書

袁從一安樂公主與長寧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
史乘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喻免從一曰陛下

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

蘇瓌廷諍 唐書

蘇瓌字昌容唐中宗神龍初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
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
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辛韋后出入禁中有
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
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
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
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

薛謙光不避權勢 事文類聚

薛謙光唐睿宗時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

奪百姓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
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張說執奏濫刑 唐書

張嘉貞唐玄宗時遷中書令時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
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伯先抵罪帝問法如何
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
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延辱以
卒伍待也况勲貴在八議中事往不可咎伯先豈容復濫哉帝
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
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也乎

韓休言去大惡 唐書

韓休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

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夷王有罪玄宗將放歸
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赦請見先治金吾大將軍程
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夷王帝不許休
事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
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崔隱甫執法不回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
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安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
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畧元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无大小悉
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羣僚側目

李光弼斬衆 唐書

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李光弼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繆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柳渾論律 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慙之工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遷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無與焉

李晟殺田希鑒 唐書

李晟字良器事唐德宗為鳳翔龍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晟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韓勣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請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如有罪者晟賞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益幕中以季觀代為節度使

守者拒元膺見擢 唐書

呂元膺字景人德宗時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

袁滋不署 唐書

袁滋字德深唐德宗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

王彥威據法 唐書

王彥威唐憲宗時舉明經甲科累仕至學士兼史館修撰時與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人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

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殺殺人者詔貸再

柳仲郢明刑 唐書

柳仲郢字諭蒙憲宗元和末及進士弟後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入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燾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

牛僧孺直諫 唐書

牛僧孺字思黯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昧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賢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採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

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

韋子澳斂豪唐書

韋子澳改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
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真以法帝曰
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
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
跡

李石論兵民一體金史

李石字子堅世宗時有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
兵為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固
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一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界
以法禁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想有司拯問自是軍民之

息

元忠拒公主之屬金史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
有僧犯法吏捕得真獄呈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
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
何憂朕滿授吏部尚書

李仲略懲惡金史

李仲略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苑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
執中坐賊世宗命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
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
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
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

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完顏仲德杖李德金史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進士弟歷仕州縣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發於罵詈郎中移刺克忠白之完顏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室下杖之六十哀宗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在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實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死

馮璧劾二將金史

馮璧字叔獻金宣宗時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間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將聽疾營松聞寇寇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邪璧嘆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

馮璧擬斬牙吾塔金史

馮璧字叔獻金宣宗貞祐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金宣宗詔京東總帥純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

壁佩金符鞫之壁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謀以吾帥無罪為言壁怒責牙吾塔曰元帥以兵抗制使邪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壁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卿擬以聞時議壯之

馬仁瑀論兄子如律宋史

馬仁瑀宋太祖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謀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若有宿憾但遇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

成務管慢吏宋史

成務管慢吏判尚書刑部本司小吏僭慢成務怒而管

有詔問狀成務歎曰忝為長官杖一胥而

孫瑜出使宋史

孫瑜字叔禮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寶

錢惟治妻族杖背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廢王侁之長子太宗時進檢校太尉一夕殿中

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
頃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

蔡齊諫以恩廢法 宋史

蔡齊字子思宋仁宗時拜樞密副使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
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蔡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
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函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
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
齊雄罪

曹修古請罰晏殊 宋史

曹修古字述之奉仁宗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
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史稱御
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

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
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能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

王吉甫寬平 宋史

王吉甫字邦憲舉明經練習法律為大理平事累遷丞正神宗
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廷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鞫之吉甫
當答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
君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
類此

苗時中論囚 宋史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陰主寧陵簿邑有古河
久隄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

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神宗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沈疇追問內使宋史

沈疇字德侔徽宗時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帝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撒蠻直言諫正元史

撒蠻者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脫脫之父也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其有失繫之御榻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禮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李羅御命遽出行失其次撒蠻怒權執而囚之別室帝恠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撒

趙璧字寶仁成帝時改為樞密副使率水軍追宋將夏貴舟師大敗之遷中書右丞冬犯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竈下已甚汗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

趙璧按律論刑元史

虞集字伯生受學吳澄時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左丞董士傑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成帝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

虞集黜劉生失禮元史

薦為授大部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懈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

業他館生多相率請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
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
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
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
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

慶童除患 元史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平章至正十六年平
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約結同
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為患慶童言于丞相
帖睦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
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

正法

正其法以罪人者

子產明公孫黑罪殺之 左傳

春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
不嗣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棄遽而至
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
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
猶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
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楮師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街

焉

趙禹與張湯論定律令 前漢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武帝時遷為御史帝以為能
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御史傳相監司以法蓋自此
始禹為人廉潔稱作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
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
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
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諸葛豐抑控豪強 前漢

葛豐字少季元帝擢為司隸校尉與無所避上嘉其節加豐
秩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盈
門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案

下欲收之章追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
即古曰辟誠乞哀於上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

溫嶠削去王敦畫像 晉書

溫嶠晉成帝時為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
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秦
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
去之

柳公綽誅姦 唐書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
鄧縣更有劂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
貪者公綽判曰賊更犯法法在姦更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竇建德斬奴還王執首唐書

竇建德隋末自為王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等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往關中及東都者悉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隨出于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

朱珍斬仁遇拘軍五代史

朱珍唐昭宗時為朱全忠將善治軍士時秦宗權遣盧瑋張旺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全忠乃拜珍滑州刺史珍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曰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拘軍軍中皆感其德

不遇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旺等守其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

張錫善判宋史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官隸為鄆之屬鄆郡有趨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趨三斤牙將欲于死君鋒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趨事覺錫判錫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乞免錫不允固實于法至宋初擢錫為給事中

趙昌言議斷獄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

袁裕字仲寬世祖至元十九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為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

張思明持法峭直 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武宗時為戶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至大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翹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俟偁提舉不與散官父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漸間出為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憊乎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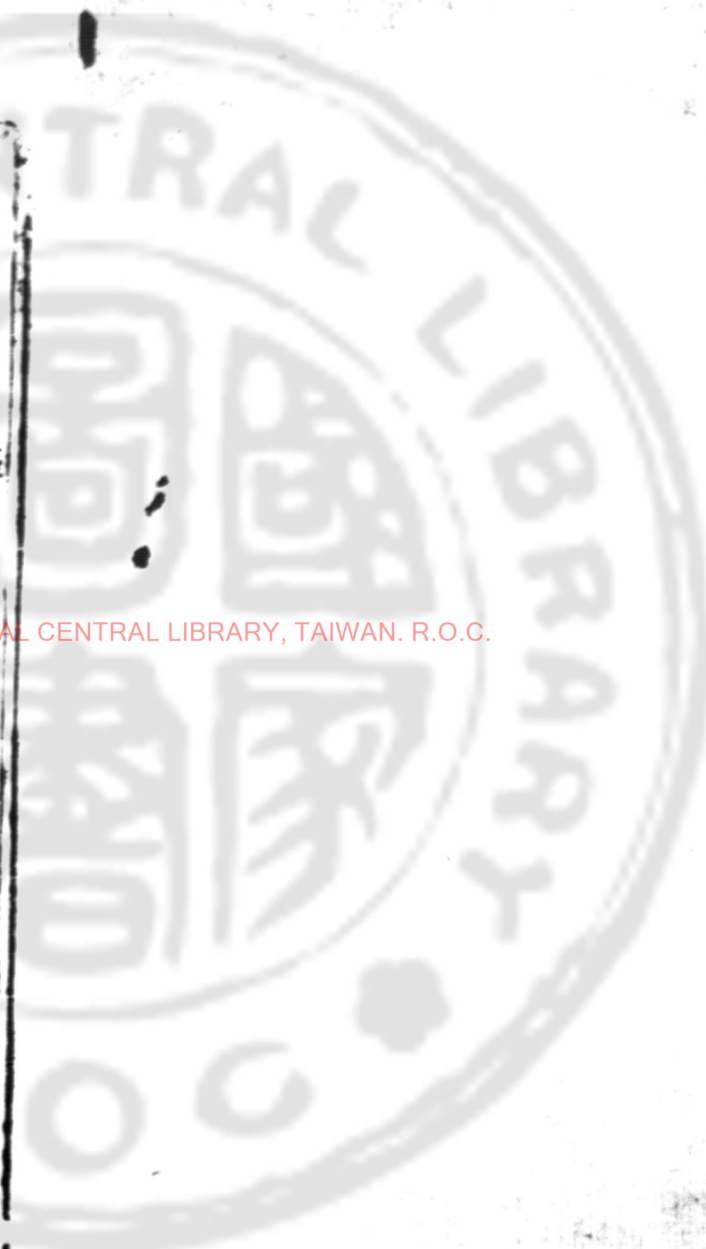
納麟請設官治僧獄

順帝至正二年除紅州行省宣政院使上天竺者舊僧
飛徑山者舊僧惠州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
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

治獄 能平治獄訟者

寒朝辨誣悟帝 後漢

漢朗字伯奇後漢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
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隱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
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心傷其憲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
二人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
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



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異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
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
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
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
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異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
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
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
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
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
乃自繫會赦免

高柔察色服姦

魏書

高柔字文惠仕魏曹操為廷尉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
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
柔自訟莫有省者乃辭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
泣對曰夫少單時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無視不
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
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
與同營士焦子文來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見子
文門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
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
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
頭具首殺禮本未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

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韋鼎斷獄如神南史

韋鼎字超盛隋文帝待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追適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浦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其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以此客遣人獲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

司馬悅辨刀削北史

司馬悅字慶宗魏世宗時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某

以神劍五年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神劍懼掠自認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劍當時狼狼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崔昂即獲真狀北史

崔昂字懷遠齊文襄時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妄認繼嗣事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未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妻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折

憑甚以為愧

蘇瓊悉獲實驗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孝昭帝皇建中賜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總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挂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欵引道俗歎伏

楊汪曲盡人情事文類聚

楊汪隋文帝時守大理卿帝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一朝而奏曲盡人情帝甚嘉之

薛胄識偽守北史

薛胄字紹玄隋文帝時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司

胄日便了因圖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中過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

劉保勳按獄奪奉宋史

劉保勳字修業保勳少好騎射後唐清泰中裁十許歲攝潞州左司馬隨父署彰德軍衙內都校父卒補供奉官習刑名之學頗工詩因獻詩宰相桑維翰奇之知開封府寡婦劉詣府訴夫王前妻子元吉真董食中毒已將死按驗獄成元吉妻獨登聞

鼓訴冤事下御史臺其實劉有姦狀元吉知之劉慙悸成疾故
誣告之保勳坐奪奉三月

趙德彝平冤 宋史

趙德彝字可久魏王廷美子也宋太宗時判沂州有儒生一怨
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恃實於法德彝
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殺人者恕
遂得釋

宋韓億推金獲實 宋史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時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
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
言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
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

金未燬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

杜衍理冤 宋史

杜衍字世昌仁宗時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
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衷獄知州王曙為作辨獄記高繼昇知
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
者罪寧化軍守將鞠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
詔為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
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
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
陝西轉運使

包拯察奸無隱 宋史

包拯字希仁仁宗時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

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
告之盜驚服

張逸誅守囚者 宋史

張逸字大隱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
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
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
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

單煦縱食獲盜 宋史

單煦字孟陽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
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
貴山帶江一旦毀離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
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

不暇給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之

陳希亮察寇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時知房州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
疾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
舍者曰向氏終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
其寬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
德贊通州

魏琰平寇 宋史

魏琰字子浩仁宗時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次于
權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入粟坐死者甚眾琰曰
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
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

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瑛曰是嘗欺
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覩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賂而為之
謀乎後有告者如瑛所料

劉慶釋疑宋史

劉慶字道元進士第補廣德軍判累遷尚書屯田員外英宗即位
遷吏部慶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與問之曰前此殺吉州
掾徐成疑二人者慶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

寫密得情不矜宋史

寫密宋英宗時以進士為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
民為華且用華之子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貴密白
勿言

陸伯閱實免死宋史

唐恪字欽叟徽宗時以陰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
同訊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
成不可變回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唐恪獲盜盜釋無辜宋史

唐恪字欽叟徽宗時以陰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
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
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
且而得尸遂獲盜

李祥審証詳密宋史

李祥字元德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
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獄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
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誘朝政翰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

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
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

徐誼釋寃宋史

徐誼字子宜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
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
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獲
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
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
以為神

劉宰斷獄宋史

光宗時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
羅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也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

鄰其有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夜會竊牛
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矣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以
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懇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
召二甸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鞠之甸者自詭盜牛以
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甸者辭益力因出
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
僕歸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
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
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租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
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
一友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杜果辨誣得寃宋史

杜杲字子昕宋理宗時父頴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約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杲溺死

劉應龍辨盜 宋史

劉應龍字漢臣理宗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嗚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訟其著名

許揖釋佃者 元史

許揖字公度元世祖至元間樞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

其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

劉正閔讀追課 元史

劉正字清卿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校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逋繫使等四人微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又不決正察其克通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開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卒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庶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

商琥釋寃罪誣 元史

商琬字台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成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其家誣為反具琬知其冤罪誣者而釋之

田滋辨理詳明 元史

田滋字榮甫元成帝時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至祠焚禱火亦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入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

伯嘉訥平冤 元史

伯嘉訥平冤 元史 不花子也燕直剛敏憂國如憂家元武宗時

伯嘉訥平冤 元史 不花子也燕直剛敏憂國如憂家元武宗時

韓若愚知冤 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武宗時知蘇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為偽鈔使管庫者認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

汪澤民知枉 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仁宗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職官一等或二等得所地以養母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

以貳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死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

楊不花精斷元史

楊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兪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必奔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層邪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民饑先捐已貳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

汪澤民問獄立具元史

澤民字叔志仁宗延祐五年登進士第累遷南安路總管府守萬戶朵兒赤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

不花同僚畏朵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不花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珙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揖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珣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

鄧文原獄按詳明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仁宗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賊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與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彼者何知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

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
福兒索用左手傷宜在左何若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
福兒祠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焚
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
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
為神

自當疑寬 元史

自當元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有以寬
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昇至其家醢之置數甕
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認服自當審
疑為寬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賊既具是時御
教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

白人以是服其明

蘇天爵決獄 元史

蘇天爵字伯脩文宗時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
伏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
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
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
已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
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
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
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
于理

汪澤民視刀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元順帝時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又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筆楚潛往它僧所殺之明日訴官它僧不勝老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為神

王思誠按治明斷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順帝時為監察御史松州官久誣構良民以取愆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成家必此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愆不已俾其黨吳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蔴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

復今考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賊實亦事

示失道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

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行

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

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眾皆入獨留戶

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

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

未幾果有愆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

監縣抵罪更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

感夢鞠獄

有感於夢鞠問

獄明驗者

乘駿馬非詐而何

汝馬乎其人曰然

吏屬曰此必賊吏

河南山西道肅政

遂潛奔赴縣未及

以為盜告不從魯

丁場約同行未夜

四縣一囚年最

刑實亦事

黃幹夢井宋史

黃幹字直卿宋寧宗時改差通判安豐軍
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
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
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西帥司檄幹鞠和
曲審問無所得一
之於井我悉知之

張洽遇夢決獄宋史

張洽宋理宗時改京州司理參軍民有殺
年事敗洽治其獄無怙憂之且白郡委官
庭示以傷痕在骨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期其子焚之居數
訪俄其有人拜于

平刑

刑得其中致囚無冤者

子罕言同罪異罰左傳

六年宋華弱與樂繼少相狎長相
又相謗也樂繼

遂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於朝罪孰大焉亦遂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
從子罕善之如初

張釋之議法與天下公共史記

漢文帝行出中涓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
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
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
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親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
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廷尉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由此天下稱之

崔篆釋囚後漢

崔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乃逐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于此遂平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烈宥過申枉

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之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漢光武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慙媿漢朝遂辭歸不仕

張敏議輕侮法後漢

張敏字伯達章帝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為尚書建初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灾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盧毓引經駁議 綱書

盧毓字子家獻帝時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秦桑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此有非婦之痛而更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床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入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

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

殷仲堪議擬公正 綱書

於何堪嘗孝武帝時被刑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歐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所不當故同之歐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令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太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徐羨之善議埋子之罪 南史

徐羨之字宗文初為桓循撫軍中兵參軍稍遷太尉後加尚書僕射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軍東吳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

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于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擬裔從之

何承天平誤射人罪 南史

何承天宋武帝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陽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微罰可也

邢蚪駁奏 北史

宣武時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時鴈門人

坐奏輒之而猶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之謀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矣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羨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宋世軌舍從 北史

宋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齊文宣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尉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壹平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

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馬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
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執時人以為寺中二絕
臺囚到廷尉世執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
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執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
人親教世執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衛但守此心勿
不富貴救義雲曰卿比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怒
顧謂朝臣曰比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
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嚴善思審獄唐書

嚴善思名譔父廷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
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
嚴善思數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

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
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

蔣乂論法及其身唐書

蔣乂字德源唐中宗時遣兵部郎中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
籍宰相召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
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甚可乎
曰昔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
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盧懷慎明皇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

薛王業舅王仙童暴石廷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業

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
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
譏為伴食宰相

裴遵慶議刑活人唐書

裴遵慶字少良唐文宗時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後苛暴後
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
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

李峴議罪不怨上唐書

李峴吳王恪孫也唐肅宗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東京
平陳希列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
器等附致深文李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
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之意且羯胡亂常雖

漢汗衣冠奔亡各顧其主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動舊子若孫
一日皆血鐵砧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曾從罔治况河北
殘孽初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
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鬪况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誣皆齟
齟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家更
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阿沒里諫免連坐唐書

耶律阿沒里字蒲鄰遙葦朝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遼景宗
為南院宣徽使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立禁捕法盜
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
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有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
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為

李石議免緣坐 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也天會八年除禮賓副使累官後拜
太尉尚書令進封平原郡王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
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
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
世宗從之緣坐皆免死

越王未功明斷 金史

越王未功本名宋葛除刑部尚書為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
中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未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
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未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
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侍罪
可使償其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憇道傍婦

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
離舍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刀望見伍長意其捕
已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
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
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水功疑之曰婦死幾何
日而尸遽半腐哉項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水功曰是男子偶
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
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水功發其罪畿內肅然

梁肅釋無辜 金史

梁肅字孟容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
之肅攝大名少尹金海陵王王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
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獻

出者十八九

賈鉉論偽印得原金史

賈鉉字鼎臣金章宗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
輒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某
作寶樣未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
寺議宜准偽學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
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
既非八寶文論以為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
宗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
矣

楊雲異論渡河民無罪金史

楊雲字美宣宗時拜禮部尚書後改御史中丞河朔民十

有入為海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楊雲異論云
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兵所迫奔入於河為道死之
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

竇儼上疏論淫刑宋史

竇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高祖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
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為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
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
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
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
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斮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
達和氣有傷望加禁

刺可久執楊瑛免死宋史

劇可久字尚賢周太祖廣順初為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恩美妻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實以大辟有司攝治瑛瑛具服可久斷瑛夫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殺瑛召可久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怒邪可久執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

趙普不罪無辜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時人周世宗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宋太祖拔滁州等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鞠之獲全活者眾淮南平調補滑州軍事判官

蘇頌定法宋史

蘇頌字子容宋仁宗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院宋神宗時知審官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接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賂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容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法

宋張洞議罪教令者宋史

宋張洞字仲通仁宗時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弟柳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

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

孫覺誅首宋史

孫覺字莘老神宗時運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為例

范百祿多所平反事文類聚

范百祿字功父宋神宗時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開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死可

恨則不可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

宋燕肅疑獄聽讞事文類聚

宋燕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

袁裕止誅首惡元史

袁裕字仲寬世祖中統初為中書右司掾南京總管劉克輿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浦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亦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

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大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
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崔斌止誅其首元史

崔斌字仲文世祖至元十年進湖南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
為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
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
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
釋之

子昂議刑允當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元世祖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
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
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

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
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
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真雖
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減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
創施於邊郡余入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命
命似不足深取也

劉肅斷無冤元史

劉肅字才卿金宣宗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為尚書省令史時
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較其具珠牙僧及藏吏誣服者
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冤宣宗怒
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折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
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為

汝具奏辨析之奏入宣宗悟囚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
以牛多寡為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繫者不加賦民遂殷富
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為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
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
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元世
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安撫使

太初名言 元史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成宗時為中書掾以年勞擢刑
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披閱成績多所平反改右司郎中
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
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
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為名言大德八年

韓若愚言輕刑 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元仁宗皇慶元年改刑部郎中尋擢中書左司
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圍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
如兩萬物均被賦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
宥吏何邪

韓若愚言輕刑 元史

蓋苗字耘夫幼聰敏好學善記誦登進士第元順帝至正四年
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
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奏請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趙
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

蓋苗執法 元史

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

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

失刑

刑罰未為允當致有寃者

顧觀之論刑過情南史

顧觀之字偉仁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時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性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蟲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割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割賜子嗣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藏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即劉細議賜妻痛待遺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觀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處情謂嗣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觀之議

理寃

申理寃枉者

朱勅訴馬援之寃後漢

朱勅字叔陽光武時為雲陽令以馬援之功被讒見廢乃詣闕上疏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瑕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川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漁泉執如轉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鉞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邛師已有業未竟而死惟援得奉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

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殺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然隙隙並與宗親慄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賢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開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晉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若按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按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辛術總理民事事文類聚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按郡守

文以開之救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術為行臺總理民事寬枉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理後若齊代行臺總理事自術始也

柳晟理辜書

柳晟德宗時權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詒悔不聽凡三上帝意解通玄得減死

孫德淵辯枉金史

孫德淵字資深世宗時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刃自刺其尼面曰秋桑例不禁株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

伯嘉理冤金史